

CUN
HUA

芙蓉村的
红楼梦

村
画

李玉平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CUN
HUA

芙蓉村的
红楼梦



李玉平◆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芙蓉村的红楼梦·村画/李玉平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1

ISBN 978-7-104-01204-7

I. 芙… II. 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V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字 58443 号

芙蓉村的红楼梦——村画 李玉平 著

责任编辑 宋宝强 李浩玉

封面设计 刘梁伟

技术设计 王 非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 编 10008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通县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1—8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104-01204-7

定 价 3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当代“红楼”旷世巨作

名家、媒体对《芙蓉村的红楼梦》的评议

《芙蓉村的红楼梦》自出版以来,全国评论家、媒体发表评介文章已有约60篇,且在继续刊出。普遍评价甚高,称为“当代《红楼梦》”、“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当代《清明上河图》”、“旷世巨作”等均有之。著名评论家曾镇南在《文艺报》发表《几摩红楼,别是一楼》说,这部百余万言的长篇巨帙,有“笔追红楼”的“艺术气魄和精妙文心”,又有“并不依傍红楼,颇能自铸伟词的一面”,它“别是一楼,自有千秋”。小说于芙蓉村50年的历史变迁中“织入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时代的投影”,既写出了“千山万壑赴荆门”的浩大气势,又使故事与人物“百面贯通,交相连结”。全书“一气贯下,百转千回,笔致踔跂”,是一部“独标高格”的精彩之作。

如果说《红楼梦》演绎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在清朝末年的兴衰存亡史,那么《芙蓉村的红楼梦》则演绎了20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期中国一个普通的柳、史、关、杨四大姓氏平民百姓在50年时间中的忧喜悲欢史……如果说,《红楼梦》刻划了一个贾宝玉,那么,“芙”书则刻划了一个类似贾宝玉的人物柳建春。

《广州青年报》发表李盛强的《当代〈清明上河图〉》说,书的“巨型佳构宛如一轴《清明上河图》的长篇历史画卷,把60至90年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命运沉浮、人性变异、情感波澜、历史沧桑都浓墨重彩地呈于笔端”,它“百科全书式”地描写了“以平民百姓为主的社会人生”的一切层面。《文艺报》发表谢廷秋的《乡土小说的重要收获》,称“芙”书对岭南四时八节农事桑麻、婚丧礼俗、年节喜庆、元宵观灯、龙舟竞渡、寺庙香火等的描绘,无一不为乡土小说的风俗画增添斑斓的色彩,同时也显示了“民俗传统文化对现实生活巨大而恒久的控制力量”。

著名文学理论家何西来在《文艺报》发表的《“两面人”及其他》,认为该书作者所取的审视角度“带有九十年代文化反思的性质”,在人生世相的描绘中“包蕴了历史批判的成分,再评价的成分,从而具有某种新的认识价值”。该报发表李敬敏的《一部展示人性多面性的精心之作》,指出“本书意在开发人性,展示人性的多面性”,作家对畸形政治和官场腐败选取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批判视角:“人为的极左的阶级斗争违背了

人的本性、本心,是反人性的。”该报另一文《民情、民意、“民性”的写真》(林亚光),说作者勇于直面历史,独立地观察思考和表现了生活,描述了极左路线及其代表人物肆虐的情状,揭示了他们编织的一张巨网以及在这张巨网下呈现的“畏上”心理、恐“挨整”症、“枪打出头鸟”、幸灾乐祸等民族劣根性,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胆识和历史使命感。

贵州省评论家陈锐锋先生先后在《文化艺术报》发表文章论述小说的艺术成就,指出它的人物上百,其中写得有血有肉的就有数十人之多;三个主人公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有相当深度,其余不少人都写得各有特色,呼之欲出。认为小说的语言成功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巧妙地渗入了不少文言字句和土语方言,因而使作品具有简洁自然、准确生动、生活气息浓郁、地方特色鲜明的特点。肖寒发表《文坛又添一部巨著》说,该书采取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形式,读来感到亲切、熟悉,又为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复杂矛盾纠葛的展开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故事情节迭宕起伏、前后照应、曲折推进,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可读性。

其他如《文艺报》的《从摹仿到创造》(万龙生),《文化艺术报》的《一部农村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王芳),《青年时代》的《把成功的花写在新世纪的枝头》,以及台湾《黔灵报导》的《旷世巨作〈芙蓉村的红楼梦〉问世》等文章,或着眼于总体考察,或着眼于思想、艺术方面的分析,或着眼于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的论述,或着眼于现实意义的阐释,等等,对《芙蓉村的红楼梦》成就评价之高,都是这些年来媒体评价小说少有的。近期更有一批长篇论文,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这种论文已有约20篇,海内外均已有的。

(德子)

内容简介

《心画》、《情画》、《村画》三部，一并组成长篇小说《芙蓉村的红楼梦》。称该书为当今的《红楼梦》并不言过其实。这部立意新颖、主题鲜明、故事感人、情节跌宕的长河式巨著，洋洋 120 万言，纵贯 20 世纪中国一个乡村 50 年历史，深刻反映了在变幻无穷的政治风云中，一个地区人与人、民与官、家庭与社会、爱与恨、善与恶等错综复杂的纠葛关系，宛若一幅中国乡村恢宏展开的《清明上河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引起文坛强烈的震撼。

《芙蓉村的红楼梦》倾力刻画了一个类似贾宝玉的人物形象——柳载春。《村画》的故事发生在风景如画，山水秀丽的岭南某地芙蓉村——

目 录

1	英英发癫	1
2	二楞上当	8
3	柳广得妇	16
4	爱爱回乡	24
5	载春升官	32
6	柳冕生财	39
7	秀才驾鹤	46
8	镇长之苦	53
9	舆论陷坑	61
10	载春回村	68
11	柳芥得妻	75
12	作孽得妇	83
13	四户营船	90
14	饮酒重阳	97
15	横财假药	104
16	愚夫毁林	112
17	春女怀春	119
18	火秋话真	125
19	月庵高足	132
20	种稻栽花	139
21	洋商合资	145
22	柳梓官司	152
23	良缘失情	159
24	竖子倾家	167
25	熊掌美人	174
26	莲姐求签	182
27	蝴蝶岭上	188
28	妻女探监	195
29	书记贪赃	201
30	山倾树倒	210

村

画

1

31	三进柳州	217
32	媳妇弹泪	224
33	霹雳鸳鸯	230
34	柳广暴富	236
35	一妻一妾	242
36	百万富翁	250
37	慈父轻财	258
38	隐者晋虾	264
39	芙蓉仙踪	270
	循着“红楼”文学主脉行	279

1 英英发癡

白建林给了岳母钱,又豪气满怀地说自己也要“发”了,把二婆婆惊得愣了。二婆婆生怕女婿是参赌偶胜,抑或做了什么撬门偷抢杀人之事得的脏钱,便说:“建林呀,你一回就给我这么多钱,你这恩情我知道,你一片心意我也承领了。我这做老人的不会做,‘无功就得禄,不栽树就得乘凉’,叫我这老身惭愧!我谢你了。只是我也有一二句话,道三不着两,不知该说不该说:从前的人都说‘大路平安不用伴’,我估摸这‘平安’最重要了。我寻思一个家里‘上不欠皇粮,下不欠私债’,便是最舒心的了,你说是不是?咱可不能为着上穿绫罗下穿纱,就去做‘口渴喝盐卤,烂田滚捣臼’的事儿,你说是不是?我这婆子不会说话,你可别生气。”那白建林见岳母不知想到哪里去了,不禁无奈地狞笑了一下,说:“叫我拿你们这些‘老农’怎么办!总是以为不偷不抢就不会有钱!哼,乡下人那种狭隘短视的德性儿,我也领教得多了!我可不会去偷去抢;也不会只做‘抠鼻屎熬盐汤’的事儿!咱这一回可是要扯开架势挣钱!”又把二婆婆说得发呆。

原来白建林这一回也真是柳暗花明,遇上了吉星高照,绝处逢生:他做了无数次生意,都是光赔无赚,负债如牛,已走到绝路,曾多次寻思自己既无生的本事,必然挣不脱一身债绳,就不如干脆吞药跳楼投江的死了也罢。其时命真是到了鼻子尖上,正寻思怎么个死法呢,那个朋友刘明章来了。刘明章、五癞子几个跟他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交情了,十几年前不准搞“私捞”的时节他们就在一起搞私捞。刘明章有几分仁义,曾读到很高的书,大专毕业,但落魄到了做拉板车。常在一起喝闷酒,便成了狐朋狗友。如今刘明章来了,问白建林这几天打算做什么。白建林笑着说:“老子准备死。今晚就准备把这一瓶‘安眠宁’吞下去!”刘明章说:“好得很!太好了,有气魄!等你今天夜晚吃了‘安眠宁’死了,明天我再把你该怎么发财的好办法告诉你!”

白建林谈笑风生轻轻巧巧谈着死,心里却是认真的。寻思这般邈邈无无穷愁困迫地活着,与死去相比又如何?何不如死去了一了百了!那瓶安眠宁是特意买下的。他笑笑道:“还费那么多劲活着干啥!到明天只怕最好是向老子脚跟下烧几叠纸钱。”刘明章给他肩上擂一拳,说:“你娘的脚。先别胡扯!——老子这里有一条可以发财的路,救你出窘境而有余,你狗东西走不走?谁有时间有闲心跟你老他娘的谈死说活着?!”白建林懵然又不大信地说道:“天会掉馅饼了?真有你所说的那好事?”刘明章说:“还会有假的么!——不过钱能赚多赚少,还拿不准;还有些风险。——是一个叫大墨镜的哥们儿,他爹娘在澳门,寄大钱给他开了几样实业,才弄起来大半年。谁知战线过长,鞭长不及马腹,有旅馆,有饭铺,有新名词儿叫‘卡拉 OK 歌舞厅’,都管不好。如今他说老子文化高,看上了我,封老子给他做‘高参’。老子‘食君之禄,分君之忧’,就给他出谋献策:让他集中精力管好旅馆,而把饭铺和卡拉 OK 歌舞厅找熟人承包出去,免

得都经管不好。他同意了。那新冒出来的卡拉 OK 歌舞厅呢,我立即便想到你,推荐你小子承包!”

白建林听了,狞笑道:“看样子你是要把我杀了呢!老子欠着亲戚朋友这么多债,两屁股都夹着债呢!老子如今要死不得断气,你叫老子承包,是必就欠更多了。你不如一刀把老子杀了!”刘明章说:“瞧你这德性儿,专你娘的钻牛角尖儿出不来!你欠债,我知道。但是一千也是欠,一万也是欠。常言道‘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你怕个口呀。欠一千你也吃药,欠一万也死。我的意思是:‘不用空城计,退不得司马懿’!你不如冒险承包一回,试一试看,或者不仅不会赔,极可能还会赚呢!我只因已被他封做了‘高参,不然也想拼老命试一试!”刘明章的话说得白建林心动。便问要怎样承包,要给那大墨镜几多钱?刘明章说,一年须交一万五。白建林叫道:“你不如叫他拿杀猪尖刀往我肚皮上插一刀放血呀!放血也放不出一万五!你那大墨镜也真他妈的狠!”刘明章安抚他道:“一万五是中等的价了。不过,你是老子十几年交情的哥们儿,老子会为你向他说情,尽量压低承包价,争取压到一万二,就是每月上交一千元,逐月交纳。——等你得了好处,‘苟富贵,莫相忘’,你他娘的可别忘了我!”

白建林沉吟一会,抠手指儿算计,同意了。于是刘明章带他去与大墨镜晤谈,几天后就谈妥,签约,押印。于是白建林冒险承包了歌舞厅。这白建林原本脑瓜并不笨,又在刘明章帮忙策划下重新布置了大门,里面该挪移变化的就变置,调整或增设了五彩交织的追光灯、迷你灯、雪花灯等等,音响里配上更多缠绵缱绻的曲儿,那地板原本就是残雪、纹脂、红玉之类大理石铺的,极其华丽滑美。总之是轻歌慢板,低吟浅唱,让那些玉腕青眉、俏男靓女、红装绿裹、才子佳人到这里很投入地该唱则唱,该跳则跳,该扭则扭。这卡拉 OK 歌舞虽说是“新生事物”,但是那些胆儿大、没事干、有心意、图新鲜的男女还是敢去试一试,有的一试就上瘾。在那很有情调的灯、光、东声里面,迷幻地搂着一个女子或男人跳着扭着,岂不是很魂魄出窍?加上白建林这货又敢一会儿又去拉一回电闸,让那些搂抱脸热的男女们跳一会儿“黑灯舞”、“贴面舞”,弄得那些风流俊男、怀春俏女更是刺激,来试的更多。白建林又听了五癫子建议,在厅里设柜,加卖酒果、糖饼、饮料。是故三月下来,白建林除了上交承包款,还余下一千余元。不消说债务很快偿清,还余下五六百元,是故就能很慷慨地塞给丈母娘二婆婆五十元了。区区小意思,何足道哉!

二婆婆得知了,心里不消说万分喜悦。此时季花已去建筑队上班,等她回来,二婆婆把白建林得钱之事对她说了。季花虽有几分高兴,却又嘴不服硬地说:“他发他的财;我搬我的砖。莫非我就稀罕他什么金银满匣了?”二婆婆劝了季花几句,季花也没回应。自此白建林忙生意,很少回家。回家时也不会发脾气。二婆婆得以在柳州府安心住着,抚带外孙。

话分两头。却说柳仓凭船东还,二日回到平宁县。下了船,从码头走上去,走到港务站附近的街上。又走百十步,抬头忽见柳本迎面走过来。柳仓说:“柳本,你去哪儿?”柳本叹口气说:“哎,别说了。我妹妹生病了,我来给她捡药的。”柳仓原本与柳本关系不赖,吃惊道:“你们把英英妹妹宠得‘松了怕飞掉,紧了怕捏死’,怎的就会病了?”柳本连忙尽:“没什么。没什么。只怕也仅是一点风寒。”

于是柳仓陪着柳本走到中药铺去捡药,路上聊几句去柳州府季花那儿的事。到了中药铺,走到高柜台前,那戴罗宋帽的老伙计一边噼哩啪啦地打算盘,一边从老花眼镜的上边瞧了瞧柳本,从老薄嘴唇里嗫嚅出一句话道:“吃这药的病也不是一两剂就得好呢。”柳仓奇怪,抽空儿看了看那单子,见开有甘草、牡蛎、白芍、麦冬、酸枣仁和小麦、大枣等味。柳仓惊异道:“作怪!风寒怎么吃小麦和大枣呢?”柳本不语。等一会儿接了药,出来,柳本才拉了柳仓到门外没人处,悄声:“仓哥,我告诉你实话你别往外说:我们如今才是‘卖杨梅蚀本,看见谷树子心酸’呢!——我和娘平时把英英妹妹宠着,宠得她胆儿小心事多,如今才是生祸了!你说她生的是什么病?早二天就乱言胡说,又哭又笑,说一些叫人害臊的话!郎中说,可吓人了,意是‘花痴’!”柳仓目瞪口呆,说:“那可糟了。怎么原先灵灵醒醒一个人,会生了这怪病?”柳本长叹口气道:“唉!别提了。真的‘明月不常圆,好花容易落’!祸就出在上回赛龙舟那时节。我早就听得柳浪媳妇说,我家妹妹迷上了她们白石桥村划龙舟得冠军的俊男生白居易,但是那白居易却又心里压根没有她。我妹妹不死心,早二天傻傻呆呆的去白居易家里不知做什么,被别人送回来,说她病了,她竟就又说又哭又笑了!”

原来过年后白居易去芙蓉村送柳口,没有送着,回家后奄奄又生了病,病势较重。柳英英曾去关照过几次。一个多月后白居易病才好了,英英又穿上花红新衣打扮得娇娇媚媚的去,希望能从白居易嘴里听到一些情呀爱呀的话儿;但是这冷脸白居易却一句温软的情话也没说,果真只对英英讲了几句生分的“兄妹相称”的说话,又说他要出远门,从此要走到海角天涯,为的是把从前的一切记忆全部“埋葬”!英英当下就脸色雪白,郁郁闷闷的回家来。从此关着门哪儿也不去。柳本和娘都悬着心。谁知两天前,英英却又出来,穿得美美艳艳,头上插一朵茶花,径直就去到白石桥村白居易家,睡着赖在白居易的木床上,声声言言就是要跟白居易“说清楚”!而且一会儿嚶嚶哭,一会儿又嗤嗤笑。白居易吓着了,说要送她回家,她又缩在床角上不肯。白居易的爹妈叫白居易躲出去,心知她是生了病,便又去邀约了两个邻居女人来,劝说半天,直到傍晚时分,才把她送回到芙蓉村家中。英英在家中哭闹了一夜又一天,嘴里尽是说些女孩子平时不会说只在心里才会有的臊话儿。娘和柳本原指望英英能美美满满嫁个幸福人家,如今见英英竟得了这病,忧得心都碎了,万念全化成了灰!

柳仓见柳本这般说,就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我隐隐听说柳浪媳妇白玲做过中间人,如今英英妹妹又病得糊涂,这事儿只怕得你去求白玲才好解决。”柳本无法,只好点头。二人便走回芙蓉村来。分手的时候,柳本又关照柳仓说,他妹妹这病刚起,指望吃几剂药了便没事,请他别对他人声扬出去;要不然满世界都知道英英疯过,只怕以后连嫁出去都成问题呢。柳仓说,这利害我懂!于是各自回家。

柳仓回到家,继子绦子两个孩子见了都高兴。两个孩子如今已成十几岁小青年,愣头愣脑,啥事不懂。绦子连忙跑入去嚷叫:“娘!爹从柳州府回来了!”原想叫娘喜欢,没料想他娘却横他一眼,喝道:“嚷你妈的屁!叫他死在外头就是了!”柳仓抬脚入门,正好听见了,心里一紧。连忙往屋角里放下包,去衣袋里摸出那三十块钱来,赔笑捧到媳妇面前,笑哈哈地说:“你在家也辛苦了,一回来你就对我说这些玩话儿!这是季花妹妹孝敬你的几十元钱,叫我带回来给你呢。”那婆娘原想等柳仓入门后发泄一顿,骂他个狗血淋头,没料柳仓却先赔笑,又乖乖地奉上季花给的一笔钱来。这么看,

季花还是承认她的恩情,她的威力。柳仓媳妇立时把气就化解了不少,接过钱,也不骂了,返身入房去,把钱压在了箱笼底。柳仓这才得了安生,入灶房舀粥吃。

且说柳本提着药回到家,在天井里就听见妹妹英英哭闹。进了家,把药交与媳妇,叫她给妹妹熬。他这媳妇脾性好,接了药,就要去洗罐子熬了。柳本叫住她,问:“娘呢?”媳妇说:“在妹妹房里劝呢。”柳本问:“这一阵妹妹怎么样?”媳妇说:“哭嚷过两回了,都说她没有病,要出去呢!”柳本说:“可是不能让她出来!”

柳本走过去,恰恰被他妹妹英英从门缝往外看见了,摇着门乱叫:“哥哥!哥哥!快开门!快开门!我没有病,没有疯,是你们疯了!做什么用大锁把我锁在这房里?!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娘在里边抱住她,一声一声软言细语的劝。柳本走过去,哄着说:“妹妹,你好好儿的,当然没有疯,只是有一丝儿伤风了。你嫂子给你熬药了,等一会儿你吃了半碗儿风寒药汤就好了!”英英却嚷:“不!不吃药!嫂子恨我,早在水里下毒呢!那药喝一口儿就死!那药全是毒!毒得很哩!全想毒死我,我都没有结婚呢!……”说到“结婚”,英英又脸上绽笑,嗤嗤的像是不好意思,“……我就要同他结婚呢,嘻嘻!结婚才好呢,嘻嘻!……摆宴席,龙凤帐,脱衣服……”

柳本听着自家妹妹口里乱嚷,心里难过。想到柳仓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那句话,便拔腿出来,过去找白玲。去到柳浪家,碰到柳浪和白玲在圈里舀泔喂猪呢。柳本又低声对他们两个讲了英英的病状和郎中大夫的意见,把柳浪和白玲都吓了一跳。白玲哀道:“糟了!这妮子这么重情,又这么死心眼,活活的就害了自己呢!早些时她就因那白居易慵慵懒懒,生过了病,没想发展成了这样!怪我当初嘴巴多逞能,说过要给她介绍呢!可我‘管得了红头绳,管不了黑壳子’,实在也成就不了她!我们村中兄弟白居易心眼高啊!”

柳本说:“那白居易我妹妹是指望不上了。为了我妹妹好转来,我什么亏都愿意吃了。今时之计,是要使得我家妹妹醒过来。白玲,你可有什么计策没有?”

白玲也感到自己头上有一分责任了。自己原先以为全是做好事,却不料演变成了这坏事来!白玲放下泔勺,想了一会儿,忽然说:“计策倒是有一条,只不知我那村中兄弟肯不肯?”柳本忙问:“是什么计策?不管了!如今是‘病急乱投医’,‘抓着黄牛当马骑’,只要能救得我妹妹醒回来了就好!哪怕是去向他下跪呢!”

白玲便说:“我寻思吃郎中的药是不管多大用。这事儿‘心病还须心药治’,我倒有一计了,不晓得行不行:英英这妮子生病全因胆小又痴情,起因就为我那村中兄弟白居易。我原先以为白居易会喜欢英英的,岂不料却是两人无缘!因白居易不答应跟英英好,英英思来想去便痴了迷了糊涂了,如今良药只有一剂:就是我仍旧扮做这牵线月老,回白石桥去,就说英英病糊涂了,劝请得白居易来,装做答应跟她好,想必英英就会喜欢,从糊涂里边走出来!这计你们说行不行?”柳浪插嘴道:“白居易又怎么会肯来撒这个谎?只怕又是你弄巧成拙的一厢情愿。”白玲道:“你别胡扯,我自有办法。不然你能出什么计?”白玲抢白得柳浪没话说。柳本想来想去没法,只好说:“天爷!我也是没法了!‘大睁眼撞入火坑里’,我还有什么咒念!求你明天就去请他来一遭儿!”白玲同意。又细商了一会儿,柳本就回去了。

柳本回到家,依白玲之计,从柜子里抱出些红红绿绿的被子、枕套、毛巾、手帕、衣

裳来,故意从妹妹英英的房门口过。英英又从门缝往外瞧见了,便嚷着问:“哥哥,你抱这些花红被子手巾衣裳做什么?是不是要给我结婚使用了?”柳本哄她道:“是了。妹妹,就是要给你和白居诗结婚用的呢!我都准备得妥贴了。你可要高兴起来才好,把精神养好起来才好!”英英问:“他喜欢同我相好了?肯来和我结婚了?”柳本说:“当然肯了!今天我碰到白玲了,她说白居诗爱你呢,想你呢,明天他就亲自肯来对你说,他喜欢你,十天半月就要娶你,同你结婚呢!你可得把身体养好起来,把头发梳靛,把衣裳穿周正,等他来哩!”

两道眼泪从英英的眼里冒出,又闪闪的从面颊上淌下来。眼泪流过之后,英英反而平静了,不哭不闹,规规矩矩地坐在圆镜前梳头,用毛巾反复擦脸,又一件一件地从柜笼中翻出好衣服来试穿,比较,换来换去。一个夜晚都没睡着。天一亮,柳本去给她开了铁锁,拉开房门,便又见她在镜前梳理严妆了。柳本又安慰她几句,嘱她就在屋里等着白居诗来,她规规矩矩都答应。柳本放心不少;仍嘱咐娘和媳妇为妹妹熬药。

且说白玲吃过早粥就回白石桥村去找白居诗,对白居诗如此这般的说了,“就请你去她家,亲口对她说一声你喜欢她,爱着她。要跟她结婚,给她一阵喜气一冲,她一喜欢,魂儿回过来,想必就不糊涂了,灾病就消除了,也是求你救她一救。好不好呢?”白居诗却是十分作难,不肯答应,说:“姐,这不是明着叫我骗她感情吗?别人要怎样说我?我一个男子汉爷们,这样颠三倒四,二三反复,必叫人笑呢!不行,不行!”白玲摇着唇舌,好声好气地哄白居诗道:“居诗,常言道‘人俊拾把山麻也缕顺’哩,你长得帅气,姐正好就求用上你这一回!姐我并不是叫你‘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去骗人,做感情骗子。这是救人呀!就比如一个不大妥当的例子:如今生癌是绝症,生了这病的人不是病死也得吓死,就比如你我家里哪一个亲人生了这病,医生检查出来了,你我就哄着他说没什么,不是癌,是息肉。这样儿哄一哄,或许就不死了,起码多活些年月。这骗一骗是好事呢!都是救人呢!对不对?再说,自古道‘礼尚往来’。你前些日子生病那会儿,英英不怕辛劳来照看过你几回呢,她已先对你有恩有义呢;你又答应过和她‘兄妹相称’的,她如今是你妹妹,你一个七尺男儿能白白眼睁睁看她糊涂疯了去?只求你去哄她一哄,骗她一骗,骗得她好转来,醒回来,干这样轻巧的活儿你都不肯?别人才会笑话你这俊男子没仁没义呢!”白居诗没奈何,被逼到犄角上了,只好傻笑道:“白玲,你一‘上纲’,真就逼得我无话可说了!只好就跟了你去。刀山都要上一回了!只是我有话须说在先:第一件,我与英英实实没缘,可不要搞出什么‘弄假成真’的事儿;第二,只说两句不真的话哄一哄可以,只是姐可得出来后别向外人露了口风,这四乡十八野注意我的女孩子起码一二十个哩,我可不能被别人传得名声败了;第三,我只怕姐这个计划也不一定准能行,我只答应去这一次,因为我心里也凄惶,没多久我就要离家出去走天涯呢!”白玲听了,叫道:“我的骄傲爷儿!行,行,全答应你!快人去推了单车,我们过去!”

于是白居诗从屋里推出单车,带了白玲过芙蓉村来。一路上白玲又同白居诗商讨了一些话儿,要怎的怎的说。

入了芙蓉村中,一路绕开有人的地方,沿树根走到柳本家门口。有三四个娃儿跟来看热闹,也被柳本娘劝走了。白居诗立好了单车,和白玲大步入门去。柳本、媳妇和娘在门内外接着。白玲朝房里叫一声:“英英!快出来!白居诗来和你好呢!”便见英

英欣喜地从房里走出来,衣服亮丽,头发上插一朵茶花。英英这时看上去又像好好儿的似的,眼睛亮亮地说:“啊!居诗,你真的来和我好了?请坐!请坐!小嫂子白玲,你也请坐!”白居易寻思,柳英英虽然看去像不糊涂,但是那天在他家赖着说要同他“说清楚”早已证明她内心有病,于是他用哄着的口气说:“英英,你不是要同我‘说清楚’吗?我今天就来同你说清楚呢:我是喜欢你的;我要同你好!你高兴不高兴?”眼泪又一次漫满了英英的双眼。她半泣半笑着说:“高兴!高兴!我好欢喜哩!居诗哥哥,你真好!我总是成天惭愧又害羞,只怕配不上你哩!没想你这么快就回心转意了!”白居易心里紧张,只好临时编词儿道:“我也凄惶,没有绝色佳人愿意嫁我呢!你愿意跟我,谁说不配咧?是天造地设一对儿好人呢!”

英英和白居易、白玲就这么坐着说。柳本、媳妇和娘站在不远不近的墙边紧张地监听。柳本媳妇捧上了茶。英英又唤娘快去楼棚上抓些龙眼干来招待客人。屋里鸡儿鸭儿都撵得干净。白玲说:“英英,我早说过居诗会喜欢你的,对不对?如今他亲自说了,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是你们的牵线人呢,对不对?你可要记住了!不过,你身子有些虚损了,有点儿病症呢,你可要好好儿听你哥的劝,时常喝一些汤药,把身子调养得健旺好了,红粉花飞的才好和居诗结婚入洞房呢!对不对?”英英瞧了瞧自己瘦细的玉手和减损的腰身,果然承认自己有一点儿病了,说:“我像是有一点儿恹恹的病,但是不要紧,这病不重,不打紧的。我就喜欢吃汤药了。连嫂子那有毒的汤药我也喝!我就想早些补养得健旺了,好和居诗哥办新式结婚呢!我哥把我结婚的枕被手巾衣裳都备下了呢!”又喜悦地问白居易:“居诗哥,我们今天可得商量好:你说啥时候我们办结婚呢?”白居易一时愣了,看了一眼白玲,白玲对他使眼色,白居易只好皱着眉头又编道:“好,行!结婚呢,就那么一年半载的吧!”不料英英却惊诧道:“呀!居诗哥,你说错了吧?我哥说只十天半月就结婚呢!——哥,是不是?”站在门边的柳本只好点点道:“嗯,是!只是你可得先把病治好!”白居易看了一眼柳本,只好连忙改口道:“哦,行,行!十天半月,就十天半月结!”弄得白玲在一边几乎要笑,却没能笑出来。

英英果然极是开心。又展开她的衣裳,问白居易:“居诗哥,我这粉色桃红的衣裳好不好看?”白居易说:“好看。美呢。”英英——又问:“我这发箍好看呢不?”白居易说:“好哩。”“我这绣花荷包好不好看?”“好看呢。”这红手帕儿好不好?“好得很。”……最后英英说:“这绣花荷包绣着两个鸳鸯鸟呢,我送给你,好不好?”白居易看了看,那荷包绣的针线甚细密,图案倒不俗,便说:“太好呢!我收下!”白居易寻思,自己倒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带来,在身上乱摸,仅摸到一个铜质的钥匙串,带着一条黄铜的链子,便把钥匙退下来,把带铜链的钥匙圈赠给了她。英英如获至宝,立时就珍藏了。英英问:“居诗哥,你是不是不开心,怎地一点儿也没有笑?”白居易只好赶忙挤出一丝笑意来,笑说:“我快乐着呢!这事儿我还能不快活?”又环顾而言他。

看看已过去半个时辰有余,白居易便起身告辞。白玲叫英英去送他,并示意白居易让她送远一些。于是英英欢欢喜喜地送白居易,过了石碣,过了涵桥,过了梨花园,出了村,来到蟠龙岗下风雨亭前。如今清明将临,崖畔池边,纤苞艳朵,缟红紫紫,正是芳菲竞妍的时节。白居易在泥路上站下,才叫英英留步,关照她道:“英英妹妹,一个人身体最重要了。今后不论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可千万保重才好!”英英喜欢地说:“是的,是的。其实我也没什么病的。居诗哥哥,十天半月你就来啊,我们办结婚啊!我等

着你呢！”白居诗心虽是铁的，此时亦已难过，不过想到这次是来哄她病好，便只好又哄着说：“好，行！”他拉了拉英英的纤手，就骑上单车走了。

英英心花怒放，目送着白居诗骑着车从异树夹路的转弯处消失了，才喜滋滋地回头往家走。走了百十步，在梨花园陌路上遇到柳梓媳妇夏花儿挑着水桶出来。近天柳梓和柳曲又去桂果林场买来千株桂树苗，每天在长坡一带的丢荒地上“奋战”，挖坑栽肉桂树呢。栽下的桂树，须要立时挑水浇淋定根，如今夏花儿就是去淋桂树苗呢。看见英英乐滋滋地低头走来，夏花儿不禁一愣，连忙叫：“英英，我好像听说你病了。你去哪里来了？”英英立时笑哈哈地说：“没事！没事！谁嘴巴那么胡说了？你瞧我不是好好的么？——嫂子去做什么活？”夏花儿瞧英英，脸上有笑有乐，果然好好的。她便说：“我去淋肉桂树苗苗呢。我家柳梓承包长坡那一片丢荒地，要寻钱缴承包款哩！”英英说：“那你们家可要发财了。村里人都这么说呢。”夏花儿说：“英英，瞧你这么乐，是不是捡到一个好姑爷了？说给嫂子听一听！”英英得意无比地笑说道：“是哩！是哩！是捡到一个，我刚送了他回去呢！我这男的，又比彩凤那一个一丝儿都不差呢！十天半月我就要嫁他了！等那结婚的好日子，我请嫂子过去多喝几杯喜酒哩！”英英说时，又顺手从旁边花树上拈下几朵鲜花儿插在头上。夏花儿看她举止似又不大正常，不禁心里又有几分疑惑起来，搭讪一二句，就挑着木桶走了。

夏花儿挑了水桶，来到长坡附近，在那水面碧清的荷莲里挑了水去浇淋柳梓和柳曲挖坑栽下又填上土的新树苗苗，一边对他们说了英英快要办喜酒的事。柳曲正在那奋力挥锄挖土坑，首先就不信，停下锄头，说：“只怕没那事！早二天我和柳本在一搭儿聊天，抽烟，他还全没那川事呢！”柳梓却疑心道：“英英既然自己说了，难道有拿自己婚姻大事当玩笑的不成？只怕我们天天在这外头干活，村中有些事情也不知晓。”柳曲说：“我告诉你们一句秘密你们别往外说：我听得柳兴说，柳兴又听柳猛说——柳猛家在柳本家右隔壁，柳猛媳妇宝灵会仙姑术的。说是几个月前，柳本娘就备了斋供，请宝灵过去给英英跳过一回神的。说是英英那时很奇怪，像是得了什么怕人臊人的病似的，在床上硬要脱衣服，嘴里又乱嚷，尽些些‘结婚’呀以及什么什么全不该女孩儿说出来的事体。宝灵给降了神，神附了身，又拈香，念咒。她告诉英英的娘，说是英英冲了孟婆神！你们知道孟婆是什么神？却是风神！难怪英英说话风里风张。宝灵回来却对柳猛悄悄说，英英得了想男人、想结婚的病，八成就是‘花疯’！夏花儿叫起来：“哎呀！还了得！怪不得我也隐约听得说英英病了，却不知是什么病。难怪刚才便见她拈了花遍头上乱插，又美滋滋说她的姑爷俊得像彩凤的姑爷，又说十天半月就要结婚请我去吃喜酒呢！这妮子原来真病了。也可怜！”三个干着活，又闲说嗟叹了一会子。

果然，约莫半个月后，就听说英英真疯了，一个人站在村中戏台前，头上七零八落插着一些半鲜半蔫的花朵，嗤嗤笑着说她结婚了，日子过得美满着呢。又说她姑爷这会子不在这里，去海边赚钱呢，他会是这么窝囊人不是？又说她结婚那回的龙凤帐是金线做的，枕头绣着许多花儿和两条金红鲤鱼的……说一会就要脱衣服，幸亏柳本和媳妇闻讯赶到，把她揽持着送回家去了。十几个大人娃儿都瞧见了。原来英英送走了白居诗，成天抠着手指算日子，到第十天，不见他来结婚，直到十五天，仍不见白居诗的影子，忍无可忍，就自己往白石桥村而去。去到那儿，遇到白居诗一个堂妹，告诉她：白居诗早些日子已外出走天涯去了，大概去了海边，为的是忘记已有过的一切：恩人与仇

敌、深情与愁怨、友谊与孤独、甜蜜与苦恼！甜酸苦辣咸一古脑儿抛！为的是寻找他这么一个俊小伙的价值与人生！那堂妹说：她非常赞成他出走。英英“嘻嘻”一笑，说她“也赞成”。她不知怎么摸回到芙蓉村中，在戏台前边就彻底疯了……

后来，英英也曾清醒过，走到村中戏台边。柳风媳妇逗她道：“英英，穿件花衣结婚呀？”她的病马上就翻了。或者别人拿出一条花绢子、绣花袋或一朵红花，说一句“结婚”的话，她都会马上又疯兮兮的，胡言乱说，哭哭笑笑。

2 二楞上当

话说英英的病不时发作，柳本和娘只好把她哄着关在屋里，一面请医调治。柳本话语里就有对白玲不满的意思。白玲满肚子是屈，对别人喊冤道：“这又是怎么说呢！我原本都是一片好意，只是想做好事，又不是图着做媒挣钱！再说这事儿‘一个儿烧香，几个人作揖’，‘一人吹笛，一个捏眼’，是心甘情愿，协作着办的；如今反倒怪我了？”肚了里的气很不顺了些时日，柳浪、柳莽只是劝，才罢了。白玲便出言自悔道：“从此以后我就再不会管闲事去给谁拉线！”按下不表。

且说清明前夕，已是春插大忙时节。真的雨湿苍梧郡，花满浔江头，又是烟雨迷蒙，路上行人断魂时了。走在官道上、村路上之人抬头四望，见这春氛再新爽不过的：淡山冉冉远去，碧水绕着古村；桃花探出墙头，机声响震重院；篱笆隔不住春色，喧笑溢出了家门。几层竹树，几重石墙；喜鹊闹于柿树，老人笑于窗前。前村狗儿吠，后村雄鸡鸣。姑娘在码头上捣衣，婆子在浅汉里洗麻。村童早读，隔水闻书声。描不尽的花态柳情，道不竭的晴雨烟月。

清明前一天，木兰雇请卢家的建海帮自家插田，载春娘给他们俩送早饭。卢建海劳力多，前一天已把田插完了。建海就对木兰说：“我去帮你插九曲涧的几块田吧！”木兰说：“行。不过我要出钱雇你的，我不能叫你白给我帮忙，如今全讲‘报酬’呢！”建海说：“你不用给钱。”木兰说：“我不给钱，别人要怎么说呢？”建海只好说：“行吧。也随你！”

插田在蟠龙岗后的九曲涧。下着膏雨，雨丝绵茫，清明前这斜风掠雨，似有越下越大的架势。因下着稠雨，这一天在九曲涧插田的人家绝少。载春娘用小箩装着饭罐、菜碗，盖上箩盖，给木兰送饭送到田头，却不见人。寻思必在那叫狐仙窟的岗脚小山洞里躲雨呢，便过去看。那狐仙窟深不过二三丈，是蟠龙岗下一个玲珑多窍的石洞，洞上有洞，据说这儿有过一对狐仙。载春娘走到洞主往里望，一眼却像看见木兰身子往前附在建海身上呢！载春娘一惊，心突突地跳，连忙往后缩，退走了。退走了百十步，心里就不免上来了气，想道：“这个木兰！平时看着规矩，载夏死后也可怜，却不料也会做

这‘捏着鼻子哄眼睛’的事！咱这家也不封建，准你另嫁，却为什么做这偷汉的事？又是勾搭那找不到媳妇的地主仔卢建海！……”想着想着便越气，寻思这饭也不好给他们送了，让他们饿了回家去吃！于是载春娘用榜头扒着小笋，一路气闷闷地回了家。

载春娘回了家做活计。过了一个时辰光景，果见木兰引着卢建海回家来吃饭了。木兰看上去心里喜乐，怕原先炒的青菜不够，又立即生火炒了一盘虾公、两只鸭蛋。载春娘走入她灶间时候，居然看见木兰亲自动手给卢建海挟菜！木兰看上去笑盈盈的，成什么体统！载春娘心里越气了。又不便立时制止，便要等卢建海走后，再拿言语去教训她，免得丢人现眼之后，会弄得她和载春这边家声都不好！照载春娘的想法，一个女人家，丈夫若是死了只有要紧的两条路：一是严守妇道，守寡到老；一是趁年轻呢赶紧找正经好人家。至于偷偷摸摸的胡来，是绝对犯禁的！

果然等卢建海吃饱，擦嘴出门之后，载春娘又进了木兰灶屋，对正在洗碗的木兰说：“木兰哪，我人老了，却也不是‘象牙上找裂缝’，有一两句话我想对你说一说！自从载夏撇下你死后，我也见着你可怜，年轻轻的就守寡。我寻思你找了好人家去了，或是守妇道不出这门了，都正当。如今载秋又入城做了短工，你一个把守这门户，可是得加倍稳重、小心哪！常言道‘家火不起，野火不来’。又说‘家中有荡妇，门前来浪人’。一个人守寡就是要守节，虽然不要是‘三从四德’，但乡里乡邻的，百千双眼睛瞧着呢！像卢建海那样人，虽然我不能说他自己有哪点不好，但原先他出在地主家，哪里敢有谁去沾惹他！我瞧你原先也是稳重的人，可不要同他弄到‘能请神，不能送神’的才好！我现在是言重了些，但只是为你好，请你自重呢！”

木兰木然，脸有些红，接着变成了白。婆婆说完就走了。两条清泪，却开始从木兰的脸颊上蜿蜒下来。婆婆显然是误解她了，想到那里去了！原来上午插秧时，木兰见雨下得大了，她和卢建海就奔入狐仙洞避雨去了。说了一小会闲话，木兰瞧见卢建海的衣服和头发上都有泥泞，想必是适才奔得急快，从后脚踵上甩到头上去的。木兰笑了笑，说：“建海，你头发上都有泥呢，我给你擦一擦！便俯身上去给建海拭擦头发上的两三处泥浆。恰恰此时婆婆从洞外走到，瞥眼望见，就以为是木兰主动趴在卢建海身上呢！木兰不知婆婆为什么要这么说。但她生性驯良，又不会去跟婆婆解说，是故只有碗也不洗了，坐在木凳上落泪，委屈伤心。

其时恰恰载春过来，给木兰送三斤壅芋田的磷肥。见木兰坐着垂泪，惊道：“木兰，你怎么了？可是碰到什么为难的事？你告诉我，我给你办！——是不是田插不完？等我忙过这一二天，就过来给你插！木兰连忙擦干了眼泪，掩饰说：“没什么的。大哥别费心了。”载春同情地想：这木兰，也可怜了，明天是清明节，就得上坟扫墓，也许木兰想到了载夏，伤心呢。于是载春又连忙安慰了木兰几句，才走了。

载春过自己家，见了娘，说：“木兰不知怎么地在下泪呢。娘过去劝一劝！”娘却说：“让她哭一哭倒好！……”便把她观察到的木兰想和卢建海“偷摸”的所见所感说了一遍，心里还很气的样子。不料载春听罢，却大笑道：“娘！我看这是好事呢！只怕不是；要有几分那意思，我倒去促成他们呢！”娘惊诧道：“你疯了，这关系到门风呢！咱载夏怎么样，在‘文化革命’那阵还做着几年领导的。木兰就是要改嫁，也不应该先偷摸；再说，也应该改嫁一个像样的家庭！跟那卢建海，岂不是自愿跳入了火坑？”载春笑着说：“娘，你也真是够旧脑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载夏死，撇下她，她多可怜哩！她年轻